

德国总理回国后(下)

感慨自己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是在对外心态上，欧洲不会也不甘于总是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德国也在多元化投资和布局，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

第三，朔尔茨不简单。

表面看就是一个邻家大叔，权力也受到诸多掣肘，但在关键问题上，确实很清

醒。我之前就说，朔尔茨这次访华，在西方的舆论大环境下，你说他有没有掣肘？有没有压力？有没有顾虑？

肯定也是有的。但权衡再三，还是毅然前往，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判断力和魄力。最后，成果很丰硕。他随后去印尼、

越南，同样感慨很多，这个世界变了。

很有意思的，朔尔茨出行，有一点却一直不变的——他总喜欢拎一个包，不仅自己亲自拎，而且这个包还挺旧的了。拎包的朔尔茨大叔，很不简单。

来源：牛弹琴微信公众号

吴士存：全球海洋治理路在何方？(上)



中新社海口11月24日电 题：全球海洋治理路在何方？

作者 吴士存 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

全球海洋治理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全球化进程而兴起、发展，是国

际海洋秩序向注重合作、规范和统一路径转变的重要实践。经过持久探索和各国共同努力，全球海洋治理逐渐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委员会、

联合国海洋大会等国际公约、机构、地区条约和合作机制构成的多边秩序。

这些规则和制度为主权国家之间开展国际和区域海洋治理合作确立了规范和框架，使全球海洋治理取得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展与突破。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加速演变，海洋战略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面临诸多困境。

在现行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三个方面问题较为突出：

第一，全球海洋治理碎片化。主要体现在治理的机制和规则两个方面。全球及

区域海洋治理机制、机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部分机制、机构间管辖权重叠、治理盲区等问题也随之产生。

联合国系统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及其附属机构渔业委员会(COFI)、世界气象组织(WMO)及其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MMOP)等机构都提出了各自的海洋治理计划和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就有至少40

多个涉及海洋治理的区域合作机制，涵盖了安全、搜救、渔业、环保、经济、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事件、海事等各个领域。以渔业治理为例，印太地区就存在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亚太地区渔业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南印度洋渔业协定、中国—太平洋岛国渔业合作发展论坛、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等超过8个区域性合作机制。

第二，海洋博弈阵营化。自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